

# 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的构词特征

慕龙凤

(广州软件学院 外语系, 广东 广州 510990)

摘要: 成都方言属于西南官话, 是巴蜀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 叠词是成都方言的显著现象, 在众多重叠式构词形式中 ABB 式叠词的构词特征较为明显。经研究发现, 该类词汇覆盖面广, 类型多变, 语义丰富, 特点鲜明。第一, ABB 式叠词语素构成方式体现在基于语素重叠和词性语素重叠的互补关系上。第二, ABB 式叠词中词义同词的语素意义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 故该类叠词中的重叠词缀出现语义虚化。第三, 与双音节词相比, 儿化音节的增加使得 ABB 式叠词词义的信息量增大, 体现在词尾儿化增加了小、亲昵、——撒娇的意思。

关键词: 成都方言; 叠词; ABB 式构词特征

## 一、汉语 ABB 式叠词的普遍特征

汉语是方音的集合, 同时, 汉语和方言相互影响, 互相吸收优点并进行演变。要了解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的构词特征, 首先有必要对现代汉语 ABB 式叠词的普遍特征进行整理和回顾。据此, 对现代汉语 ABB 式叠词的构成界定和内部结构展开论述, 可作为探究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构成特征的基础。

叠词(重言)最早出现在《楚辞》, 并在《诗经》中大量应用, 如“伐木丁丁, 鸟鸣嚶嚶”, 在汉代逐渐固化并形成 ABB 式形容词。随着唐诗宋词、元杂剧和戏曲的繁荣, ABB 式三音词得到了充分发展。据统计, 《现代汉语词典》一书中包含叠字的词条就有 757 个; 现代汉语中许多拟声词也多是由叠字组成, 如“风声呼呼、尸骨累累”; 而在众多叠词形式中, ABB 式的叠词数量众多, 该书中仅 ABB 式的形容词就出现了 201 例。

在黄伯荣、廖序东所编著的《现代汉语》中, 对叠词有明确的界定, 即为由两个相同的音节相叠而成的词。此种定义强调的是叠词构词的音韵和音律意义, 语言中所出现的叠词实际就是叠音, 即叠词是重叠两个相同音节构成的一个双音节词语。基于上述观点, 笔者将叠词定义为重叠同一个音节构成的双音词, 即两个相同音节的单音节字构成重叠词缀, 并在词缀前加上另一个单音节字, 形成相当于普通叠词的双音结构叠词。表面来说, 大量 ABB 式叠词在构词形式上有相同之处, 但内部结构上有明显区别。

首先, ABB 式叠词中的 A 和 B 并非互为重叠词缀关系。若将 ABB 式叠词进行拆分, 可分为 A+BB 或 AB+B 两类。例如“灰蒙蒙”“红彤彤”, 均是在“灰”“红”颜色单字后加入形容重叠词缀形成叠词, 即 A+BB 类。又如, “光秃秃”“火辣辣”, “光秃”和“火辣”可以分别作为单独的形容词, 后加入单音节字素形成重叠词尾的叠词, 即 AB+B 类。这两种形式的叠词, 其单音节或双音节的形容词后都可以增加叠音成分, 但不能说明 A 和 B 在语音上互为重叠或重叠词缀。

其次, ABB 式叠词中的 A 和 B 并无确定词义关系。就词义关系而言, AB+B 和 A+BB 并非都属于构词重叠。在 A+BB 类叠词中, BB 为 A 的限定语, 即 A 为词义的中心, BB 补充拓宽了 A 的词义范围。因此, A+BB 类叠词中的 AB 并不能构成词语。例如, “灰蒙蒙”“红彤彤”, “灰”“红”均是中心词, 而“蒙蒙”“彤彤”均为限定语, 起到补充修饰的作用, 但“灰蒙蒙”“红彤彤”都不构成词语。同时, 在 AB+B 类叠词中, B 不是 AB 的修饰词或限定语, AB 为词义中心, B 在词义上并无拓展、修饰意义, 仅用作纯粹的语音词缀。又如, “光秃秃”“火辣辣”, “光秃”和“火辣”是词义中心词, 但“秃”和“辣”分别与“光秃”和“火辣”

并非完全构词意义上的近义或反义关系。

## 二、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的构词特点

叠词现象在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 其构词特点基本与现代汉语叠词相近。以东北方言为例, 叠字的使用频率很高, 《简明东北方言词典》中共收录叠字词 194 个, 包括两字、三字、四字叠词的具体分类。陕北、山西、河南方言作为北方方言的代表, 也有叠词现象, 尤以民歌文本化最为丰富, 且民歌中的方言叠词“区别于普通话 AB 的双音节基式, 实现跨地域接受的陌生化。”

与北方方言明显区别的是, 成都方言的叠词不仅词汇数量丰富, 形式类型多样, 而且语义变化较多, 为方言叠词研究提供了词语样本。以《成都话方言词典》和《成都方言词典》为例, 双音节叠词占方言词总数的 42.41%, 三音节叠词占方言词总量的 43.67%。在叠字形式的词汇类型上, 成都方言词汇的叠字形式种类丰富, 也能从下文的叠字形式类型证明。

成都方言重叠构词尤以 ABB 式叠词最具代表性。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的书面记载集中出现于傅崇矩的《成都通览》一书, 该书以“实录”的形式反映了成都社会生活中的大众语言。从数量来看, 《成都话方言词典》列出 ABB 式的形容词词条就有 147 例。从构词特点来看, ABB 式叠词既具有绝大多数双音节词所共有的属性和特征, 同时又表现出区别于双音节词词汇成分的特殊地方。分析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的构词特征, 可从语素义与词义的关系来考察构词理据, 即词义发展的逻辑依据和词内诸语素之间的深层语义关系。大多数 ABB 式叠词都可以从词义与语素义的关系寻找其构词理据, 即词义同词的语素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词的语素义与词义的关系, 是一个词义形成的中枢。与双音节词相比, 音节的增加使得 ABB 式叠词词义的信息量增大, 词义与语素义的关系更加复杂。据此, 聚焦于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的构词研究, 笔者将按照“语素、词义、音节”顺序, 先分析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的语素构成方式, 即语素和词性语素重叠的关系; 再探讨词义的形成、语义信息减少, 即 ABB 式叠词中重叠词缀的词义虚化; 最后阐述 ABB 式叠词音节与语义的相互关系, 即词尾儿化引起的语义增加; 整体上展现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在语素重叠、词义虚化、儿化语用上的鲜明特征和表现形式。

### (一) 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的语素重叠

成都方言叠词的重叠合成词占比较大, 从语素构成的词性来看, ABB 式叠词的词性语素重叠类型比较丰富, 包括名词语素重叠、动词语素重叠、量词语素重叠、形容词语素重叠。下文中 N 代表名词语素, V 代表动词语素, M 表示量词语素, A 表示形容词语素。

分析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的语素构成, 不难发现主谓结构的

ABB 式的叠词主要可分为：A 部分为名词性语素和 A 部分为非名词性语素这两种情况。当 A 部分为名词性语素时，BB 通常是对 A 性状进行描述的名词性语素、动词性语素、量词性语素、形容词性语素的重叠。在这类构词形式中，ABB 式重叠词语的整体意义就大于部分意义之和，并以这种构词方式对某一事物或事件的性质特点进行描述。

例如，

N/NN（名词性语素 + 名词性语素重叠）

脚背背：脚背，与脚心相对

药面面：打成粉末的药

花苞苞：即花骨朵，小花苞

鸡崽崽：小鸡

N/VV（名词性语素 + 动词性语素重叠）

纸飞飞：小碎纸片或碎纸屑

米搅搅：米糊

N/MM（名词性语素 + 量词性语素重叠）

酒壶壶：酒壶

药罐罐：药罐子，也可指常年吃药的人

N/AA（名词性语素 + 形容词性语素重叠）

针尖尖：针尖

心颠颠：心中

当 A 部分为非名词性语素时，其结构若为 V+NN（动词性语素 + 名词性语素重叠），则形成动宾结构的 ABB 式叠词。如“洗澡澡”“骑马马”“喝水水”。A 部分的“洗”“喝”“骑”对 BB 部分的“澡澡”“水水”“马马”具有支配作用。BB 部分为名词时，实际是宾语性质语素重叠。这类词语属于上文提到的 AB+B 式，AB 本身已经是动宾短语，通过重复第二个音节构成 ABB 式叠词。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构成的 ABB 式和原本的 AB 词义相同，并且产生了类似撒娇、童趣的情感语义。

此外，A 部分为形容词性语素时，BB 部分可以是名词、形容词、动词性语素重叠，形成 ABB 式叠词后通常作为形容词，但所形成的复合词或派生词构词形式却不相同。在笔者分析的例词中，“相同的两个叠字 BB 有时作派生词中的词缀使用，有时作复合词的词根使用。其原因应该是词缀 BB 借用了词根 BB 的音和形（字）。”

例如，

A/NN（形容词性语素 + 名词性语素重叠，形成后补式派生词）

光胴胴：赤裸上半身，光膀子。

瘦胯胯：瘦削。

独苗苗：独苗，一般指独子。

病秧秧：体弱，常年生病的人。

醒壳壳：糊涂做事不靠谱。

麻杂杂：模糊不清的样子。

麻革革：触感不光滑不平整。

A/AA（形容词性语素 + 形容词性语素重叠，形成偏正式复合词）

黑黢黢：很暗，很黑。

肥胧胧：肥硕。

焉呆呆：没有精神。

A/VV（形容词性语素 + 动词性语素重叠，形成后补式复合词）

白生生：很白净。

哈挫挫：傻，愚蠢。

阴悄悄：偷偷地。

光叉叉：赤裸下半身。

轻飘飘：形容物品重量轻 / 漫不经心的样子。

（二）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的词义虚化

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不同于后缀叠音意义完全虚化的重叠式构词，即某些 AB 是双音节形容词，可单独成词，且 A 和 B 各具有实义，但叠词 BB 则承载着信息量的度，用来提高信息传输的效率。成都方言的单音节语素经重叠后可构成 ABB 式叠词，重叠词缀除了复制基式的音素，更是把基式的音段层投射到词缀位置上，这样的韵律层会更加完整，体现出韵律单位的构成。在实际表达中，通常还会加上“啷”（的）语气助词，用于舒缓停顿和调整语气。下文以 ABB 式形容叠词为例，其特征为非形容词性语素经过重叠变成形容词，即 A 为非形容词性，在 ABB 式叠词的构词过程中，A 的词义程度加深或扩展，BB 的词义被虚化，甚至消失，最终形成完整的 ABB 式形容词叠词。

例如，

悬吊吊：不稳定，不确定，也指做事不牢靠。例：癞疙宝吃豇豆——悬吊吊啷。

“悬”本指挂在空中，为动词。“吊”本指祭奠死者或对遭到丧事的人家、团体给予慰问。形成 ABB 式叠词后，“吊”的原意被虚化，强化了“悬”作为词义中心。加入“吊”作尾音词缀后，“吊吊”的词义被弱化，并无实际词义。在“悬”的词义上进行扩展，形成新的形容词义。

又如，

滑便便：滑腻。例：这双筷子滑便便的。

“滑”可作形容词，意为光滑、滑溜，也可作动词，意为滑动、滑行。而“便”多作形容词，如便宜、便利、随便。形成 ABB 式叠词后，“便”的意思被虚化，作为尾音词缀“便便”，并无实际词义，而词义中心“滑”不仅得到了强化，还进行了词义扩张，形成“滑腻”之意。

再如，

飞叉叉：形容动作迅猛。例：小明刚做完作业就飞叉叉地跑了。

“飞”字可作动词，指鸟类或虫类等用翅膀在空中往来活动。“叉”原指分开的状态。形成 ABB 式叠词后，“叉”的词义被虚化，仅保留了“飞”作为动词的解释，并且还强化了“飞快”的形容词释义。

比如，

风号号：有冷风吹过，形容很冷。例：这屋头咋个风号号的哦，肯定窗子没关紧（到位）。

火爇爇：火辣辣。例：手指遭烫得火爇爇的。

霉挫挫：倒霉、可怜的样子。例：今天硬是（真是）霉挫挫的，掉到阴沟头（下水道）了。

疯扯扯：疯疯癫癫的样子。例：看她疯扯扯的哦，我真的是遇得到。

瓜兮兮：傻乎乎的样子。例：看他那副瓜兮兮的样子，硬是（真是）头猪。

上述词例均能体现在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中，具有词义强化和虚化并存的特点。“号、爇、挫、扯、兮”的词义均被完全虚化，形成的 BB 式重叠词尾无法产生新的词义，而“风、火、霉、疯、瓜”的词义同时得到加强，即 BB 能在 A 的强化过程中起到辅助词义扩展的作用。同时，此类叠词上的词性并无显著变化，依然以 A 语素的词性作为基词。在词性上，A 的词性并不能决定 ABB 的词性，通常会转移形成 ABB 式形容词。

笔者认为，词义的演变、虚化过程会使词语的功能和意义关

系发生转变,主要原因是受语境影响。从上文所举的例句中,可略知使用的语境,在实际表达时,往往会附着特定的语气句类,如强调语气(“硬是、肯定、真的是”)。语境是言语交际的必备要素,人对语言的使用离不开语境,语言变化是人对语言的使用发生变化。因此,讨论类似词义虚化这样的语变问题,有必要将语境作为前提条件提出来。

### (三)成都方言 ABB 叠词的词尾儿化

成都方言叠词的词尾儿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成都方言名词性词缀‘儿’缀词数量多,使用频率高,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儿尾’用例远远大于普通话中的频率,‘儿化’很多现象的相关特点以及用法与普通话也有所不同,这就足以见其‘儿’缀在其成都方言构词中独特的重要性。”究其原因,其一是与普通话相较而言,成都方言声调为降调,变化不多、没有前后鼻音等音节区分,所以在一些容易混淆的常用词加入叠词来区分,达到更准确传递信息的目的;其二是成都方言的儿化韵韵部归并倾向较强,比如在成都方言中只保留四呼的区别,韵腹全是一样的,这就造成单独的一个儿化字辩意能力太弱,必须加上一个不儿化的同样的字才方便辨别,比如杯杯儿、桶桶儿。

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词尾儿化的构成是指在该类叠词后面加一个“儿”字,虽会与前面的词组成一个全新发音,使其具有一定语音特点,但并不会形成一个独立的音节。成都方言的后缀“儿”字与普通话的儿化音不同,因和前头的音节合在一起不能自成音节,“儿”字使前一音节的韵母成为卷舌韵母,但卷舌程度并不如普通话的儿化音强,形成类似卷舌懒音。同时,因为协同发音、词末位置等发生调整,成都方言叠词的儿化变调会变为原有声调系统中的某个声调,而非形成新的声调。除了语音、声调特点外,重叠“意味着前后音节相同,但本身也可以根据语义的需求允许前后音节有所不同。”故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的词尾儿化现象,是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表达方式,如亲昵、撒娇,在词义上也有特殊意思,表示“小”。

例如,

“麻雀雀儿”(小鸟)、“推车车儿”(小车)、“丢飞飞儿”(纸屑)、“剥皮皮儿”(果皮,或身上某处皮肤的一小块)、“拿瓶瓶儿”(瓶子)、“穿孩孩儿”(鞋子)、“吃豆豆儿”(豆子)、“摸兜兜儿”(包)。

在成都方言中,通过叠词突出对该事物“大小”的诠释,强调事物所持有的功能和所特有的特征,进而表达某种情感,会叠加一些突出、生动的词来表达说话者想要“突出”的含义,这些“被强调”的构词形式也会吸引听话人的注意力,起到强调词义的作用。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的基式本身是一个单音节的成词语素,在黏着的不成词语素经重叠后,通常形成双音节名词,并在儿化发音的影响下,同时保留突出形状和体现“小”的词义。

例如,

纸飞飞儿:描摹碎纸片或纸屑在空中飞动的样子,指碎纸片或纸屑。例:下课之后,把教室打扫干净,免得纸飞飞儿乱飞。

药面面儿:即药面,粉末状的药。例:这种药面面儿要兑水,粉粉不得行。

脚背背儿:即脚背,与脚心相对。例:妹儿踩到我脚背背儿,非痛(很痛)!

“飞”原作动词,“面、背”原作名词或动词,在形成 ABB 式叠词后,只保留 A 部分“纸、药、脚”的名词属性,描摹事物的形状特点,使词语的含义形象化,对应体现出“片状、粉状、块状”;

同时具有“小”的词义,分别指形状、体积、面积小。

例如,

鱼摆摆儿:鱼肉,“摆摆”指大而肥硕的。

鸡脚脚儿:鸡脚,特指鸡爪子。

鸡尖尖儿:鸡翅,“尖尖”是鸡翅部分的尖骨。

鸡拐拐儿:鸡中翅,中翅部分有拐角。

冷沾沾儿:是绵阳地区的特色小吃,将小块菜品串在竹签上,放入冷锅红油中蘸料。

上述列举了部分表示食物的 ABB 式叠词,在词尾儿化的作用下,既具有摹状的作用,也能够表示“小”的词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表示食物的 AAB 式叠词通常不会出现词尾儿化现象,也不具有“小”的词义,且 AA 通常表示食物的烹饪、食用方式或形容食物口感、形状。

例如,

担担面:早期用扁担挑在肩上,走街串巷沿街叫卖。

棒棒鸡:起源于乐山汉阳坝,鸡肉经煮熟后,用木棒捶松鸡肉并调味食用。

坝坝宴:婚娶、祝寿、迎春时的筵席,常在空地上围坐享用,又称“流水席”。

耙耙菜:将豇豆、茄子、土豆烧至软烂的菜品。

渣渣面:臊子炒干后的形状像渣渣。

藤藤菜:空心菜,是从树枝或藤蔓上采摘的。

钵钵鸡:是乐山地区的特色小吃,以陶器钵盛放麻辣佐料,加入鸡片拌和。

把把烧:是宜宾地区的特色美食,将小块肉或菜串在竹签上烤制。

### 三、小结

笔者从词汇学的角度对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的构词特征进行了分析。从构词特点来看,成都方言 ABB 式叠词既具有普通话叠词所共有的属性、特征,同时又表现出区别于北方方言的独特特点。从语义与词义的关系来考察构词理据,即词内语素之间的深层语义关系,笔者认为其语素构成方式体现在基于语素重叠和词性语素重叠的互补关系上。同时,词义同词的语素意义之间存在着联系,故该类叠词中的重叠词缀出现语义虚化。与双音节词相比,词尾儿化音节的增加使得叠词词义的信息量增加,其词义与语素义关系更加复杂,主要表现在词尾儿化后,增加了小、亲昵、撒娇的意思。

### 参考文献:

- [1] 李昊,崔龙昌.关于方言、汉语、汉字的特征思考——李如龙教授访谈录[J].国际汉学学报,2018(02):271.
- [2] 刘沛江.河曲民歌 ABB 式叠词的文本化和跨地域接受的陌生化[J].民族艺林,2019(01):115.
- [3] 王倩.傅崇矩《成都通览》方言语词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8.
- [4] 覃洲.成都方言常用名词性后缀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

项目介绍:广州软件学院 2022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词汇学视角下巴蜀方言中词汇与民俗的关系研究》(编号 ky202252)

作者简介:慕龙凤(1992-),女,四川人,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方言词汇学。